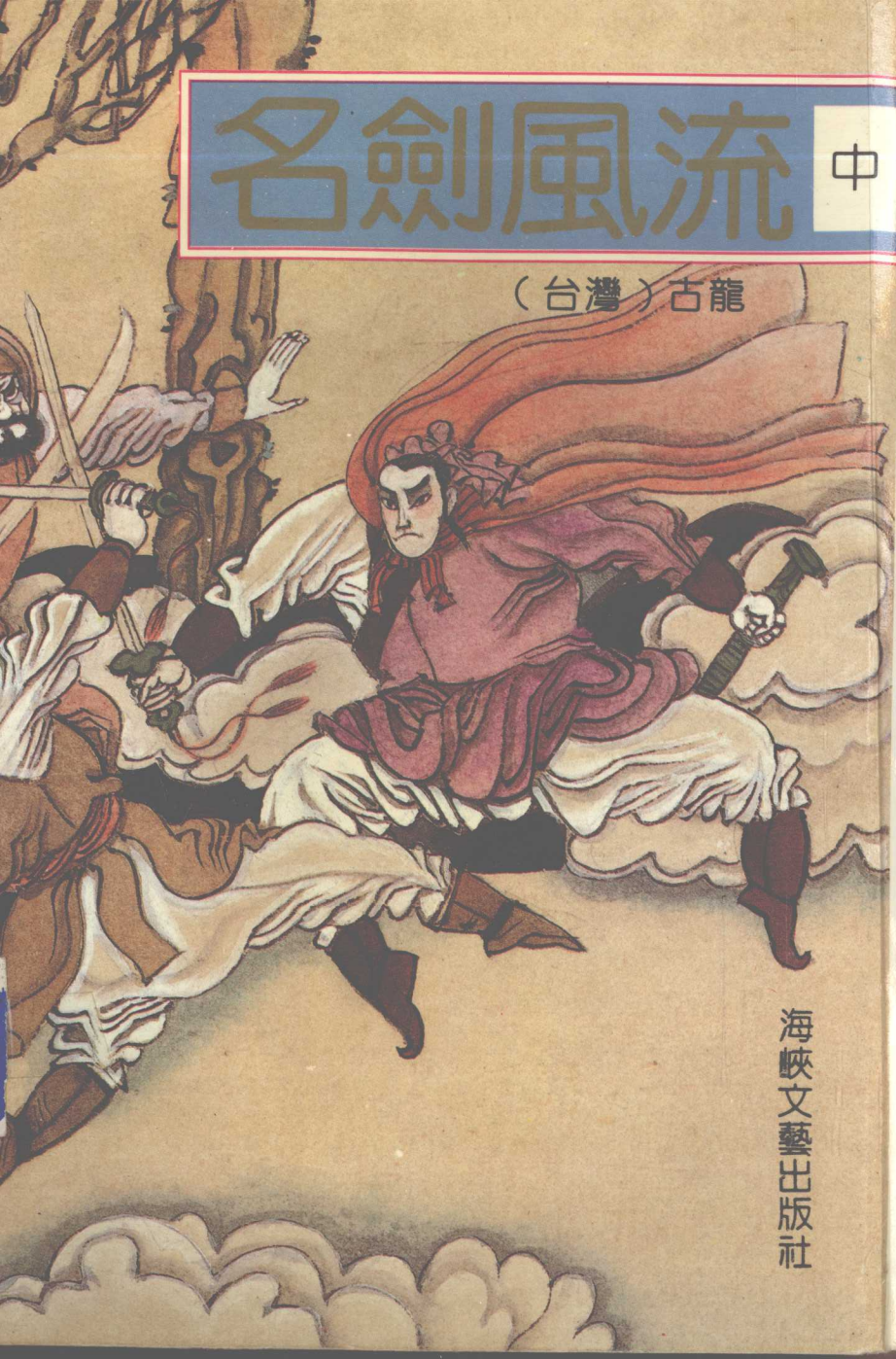


名劍風流

中

(台灣) 古龍



海峽文藝出版社

名 剑 风 流

(台湾) 古龙

中 册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福州

(闽)新登字 05 号

名剑风流

中

(台湾)古龙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激光排版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40 印张 832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534-520-1

1·420(上中下)定价:24.00 元

内容介绍

《名剑风流》是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古龙先生的又一部力作。

故事叙述了誉满天下的武林隐逸，先天无极派掌门人俞放鹤，遭人暗算，死在他儿子俞佩玉的身旁。不久，一个假的俞放鹤竟住进了他的家中，并纠集了父亲的四位金兰兄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俞佩玉明知他们都是假面人，却百口莫辩，连未婚妻林黛羽也直斥其非。从此，俞佩玉被人追杀，亡命江湖。

武林黄池大会，“俞放鹤”被推举为武林盟主。俞佩玉孤身犯险，揭露“俞放鹤”的真面目，竟被十三门派视为人神共怒的逆子。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杀，俞佩玉误入杀人庄，被庄主女儿姬灵凤毒死，始息众人之怒。谁知俞佩玉竟死而复生，为一神秘老人所救。经刀圭易容，俞佩玉更加英俊潇洒，以新的面目，重出江湖。

这时，“俞放鹤”的声威如日中天，而他的阴谋也在加紧进行，天下各大门派似已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俞佩玉几经磨难，奇遇迭起，获得武林人人欲得的“报恩牌”和“阎王债册”，学成了“无相神功”。然而，“阎王债册”却教天下十大高手惊恐万状，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席地而来。

俞佩玉能消弥这场武林浩劫吗？“俞放鹤”的庐山真面目能否被揭穿？他的幕后人是谁？本书以其引人入胜的情节，环环生发的悬念，将读者导向谜底。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人情味极浓，人物心理刻画十分细

腻。它描写了几对少男少女的恋情，特别是朱汨儿对俞佩玉用情的专一、追求的执着，更是维妙维肖，逼真感人。我们相信，故事中的这些人物形象，将为人们所喜爱，将赢得一个广大的读者群。

目 录

第十四章	包藏祸心.....	(415)
第十五章	坚逾金石.....	(443)
第十六章	出奇制胜.....	(474)
第十七章	去而复返.....	(505)
第十八章	往事如烟.....	(536)
第十九章	惊龙搏命.....	(568)
第二十章	不堪回首.....	(599)
第二十一章	一诺千金.....	(630)
第二十二章	借刀杀人.....	(661)
第二十三章	怀璧其罪.....	(694)
第二十四章	幸脱危难.....	(726)
第二十五章	师奸徒恶.....	(757)
第二十六章	望花楼头.....	(787)
第二十七章	惊奇之变.....	(817)

第十四章 包藏祸心

银花娘面上羞答答的，低着头，陪唐守清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眼睛却始终在留意着唐琳。

只见唐琳飞快地奔向那一排石屋，笔直走入了左面第三间屋子。她身形太快，门帘一掀便又阖起。

但就在这一眨眼间，银花娘已隐约瞧见了这石屋里的人。

这人背对着门，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竟不像别人那样专心地工作，却像是坐在那里出神。银花娘自然瞧不见他的脸。

银花娘只瞧见这人的头发是黑的，又黑又亮。她相信自己的眼睛绝不会瞧错，这人的年纪必定还很轻。

在石屋里工作的，既然全都是已退休的老人，又怎会有个年轻人呢？

唐琳为什么要去看他？

银花娘的心突然跳了起来：“唐珏，这人一定是唐珏。原来唐无双竟将他藏到这里来了，难怪我找不着？”

她开心得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但还是未忘记敷衍面前的唐守清。唐守清瞧着她，一双眼睛已越来越亮了。

于是她装得更害羞，更不敢抬头。

唐守清终于忍不住道：“后天中午，在下为姑娘和金姑娘接风，不知姑娘可否赏光？”

银花娘红着脸道：“只要姐姐肯去，我……我怎么会不去呢？”

这时她刚走到温泉上游，眼波一转，忽又笑道：“温泉水滑，我想在这里洗洗手，可以么？”

唐守清笑道：“温泉水滑洗凝脂。姑娘请便。”

银花娘的脸似乎更红了，轻轻挽起了罗袖。唐守清在一旁瞧着她青葱般修长的手指，白玉般的腕，似已瞧痴了。

唐琳却已从石屋里奔了过来，也不知和谁生了气，嘟着嘴道：“他怎么越来越怪？我和他说话，他居然连睬都不睬我。”

唐守清这才将目光勉强收回来，微笑道：“他近来的心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何苦去惹他？”

银花娘蹲在泉水旁，听到他们的话，心里更是欢喜。这更证明了石屋里的人必是唐珏，她心机总算没有白费。

她像是洗手，却有一股紫色的细砂，从她衣袖中漏出来，落入温暖的水中。忽然，她盈盈站起，回眸笑道：“我已见识够了，咱们走吧。”

唐守清道：“四妹……”

唐琳抢着答道：“你莫叫我，我也走了。这次我可一点麻烦也没有带给你，现在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唐守清笑了笑，道：“只要两位姑娘有兴趣，下次……”

他语声突然顿住。他发现一片紫色的雾气自温泉中升起，先还是薄薄一片，转眼间已浓如紫雾。

只一瞬间，整个洞窟竟都被这紫色的雾气弥漫。

连近在咫尺间的银花娘和唐琳都瞧不见了。

洞中四下都发出了惊呼。

唐守清大喝道：“大家紧守岗位，莫要妄动。”

唐琳呼道：“我呢……”

唐守清厉声道：“你看好你的朋友，也莫要走。”

喝声中他已晃起了火摺子，但火光在这紫雾中竟微如萤光，唐琳想去拉银花娘，却扑了个空，不禁失声道：“花姐姐……花银凤，你在哪里？”

她呼声虽响，只可惜永远没有人回答她了。



银花娘早已看准了那石屋的方向，紫雾一起她就箭一般窜过去，进入了那石屋，低呼道：“唐珏，唐公子，你在哪里？”

只听一人哑声道：“你是谁？找我则甚？”

话未说完，银花娘已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向外面冲去，口中道：“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

唐珏失声道：“银花……”

银花娘笑道：“不错。大姐想你都快想疯了，我冒险来找你，你还不快跟我走？”

唐珏道：“但……但家父……”

他还在犹疑，却已身不由主，被拉了出去。

银花娘道：“你这没良心的。你难道不想见她？”

她左手拉着唐珏，冲出石屋，右手一扬，便有一股银光急射而出，如流星般摇曳过大半个洞窟，一闪而没。

银光一闪间，银花娘已辨清出口，立刻飞掠过去。她这才发现唐珏身子很重，好像不愿意出去。

只听唐守清厉声喝道：“把守洞口，莫令任何人离开此洞。”

银花娘着急道：“唐珏，你要是不肯跟我走，弄急了我，大家可都没好处。”

唐珏也不知是被她骇倒，抑或是改变了主意，也展开了身形，两人齐地冲出，银花娘袖中又射出一道银光。

这次银光穿洞而出，只见守洞大汉们有的正在搬动铁栅，有的正挥刀阻拦，但银花娘袖中的暗器已随着银光发出。

一连串惨呼声中，银花娘与唐珏已双双冲出洞外。

洞外星光寥落，夜凉如水。

洞内的混乱，还未传至洞外。只有把守洞口的一条大汉挥刀而来，银花娘一抬手，这大汉便立即倒下。

这时，洞中传出了一阵锣声。

锣声一响，沉睡中的山庄，立刻甦醒，不出片刻，四面八方都有人赶来接应。

但银花娘几天来的勘查，早已将每一条出路都计算好了，此刻她想都不想，就往东南方飞掠过去。

唐珏竟似变成了个傀儡，她要往东他就往东，她要往西他就往西，只是嘴上说道：“这里四下警戒很严，你走不出去的。”

银花娘笑道：“别人将你们家看成铜墙铁壁，在我姐妹眼中却平常得很。我们要来就来，要去就去。”

这时唐家庄的围墙已然在望，她的确像是立刻就能轻轻松松地走出去了——但她这话却未免说得太早了些。

忽然间，墙头出现了十几条黑衣大汉，右手持长刀，左

手持弩匣，为首一人，面寒如铁，竟是唐守方。

银花娘见到此人，倒真吃了一惊，尤其是见到他左手的鹿皮手套。从这种手套中发出的暗器，不知伤过多少人的性命。

唐守方厉声道：“来人再不停步，莫怪暗器无情！”

银花娘娇笑道：“你有暗器，我难道没有暗器么？咱们就比比看谁的暗器厉害吧。”

唐守方的手扬起，却又放下。

银花娘正待出手，却被唐珏拉住。

只见唐珏将一面竹牌扬起，道：“庄主手令在此，谁敢拦阻？”

唐守方垂首道：“是！”

他挥了挥手，墙头的大汉们立刻就像出现时同样迅速地消失了。银花娘娇笑声着，与唐珏双双掠了出去。



外面是山麓，夜色更静。

但银花娘脚下没有停住，绕过山麓，山脚下有个无人的土地庙，她竟直奔进去。这地方竟也是她早已看好了的。

精明的人不安排好退路，是绝不会做贼的。

银花娘这才松了口气，媚笑道：“你总算还有些良心，肯帮我逃出来，也不枉我姐妹疼你了……”

她说着话，已晃起火摺子，点亮了神案上的一盏油灯。灯亮了，她却怔在那里。

灯光下，唐珏的脸竟是花花绿绿的，简直像个鬼，仔细一瞧，原来他脸上戴着个奇丑无比的人皮面具。

银花娘“噗哧”一笑，道：“你要戴面具，也该戴个好看的，怎地戴上这样的鬼东西？我还当我那风流俊俏的小姐夫，被人毁了容哩。可真骇了我一跳！”

唐珏叹道：“家父就怕我出来见人，所以给我戴上这面具。”

银花娘吐了吐舌头，娇笑道：“你老头看得你可真紧，但是现在是现在，你总可以把这个鬼东西拿下来了。”

唐珏苦笑道：“这面具是家父用特制的胶液胶上去的，不到时候就揭下面具，那要连我的脸皮也一齐揭下来了。”

银花娘怔了怔，失笑道：“这一着倒真凶。戴着这活鬼似的面具，的确谁也不能见了，但是我……”

她媚笑着道：“我总记得你的模样，随便你戴上什么，都没关系。”

唐珏道：“你真记得如此清楚。”

银花娘垂下了头，轻轻道：“大姐虽然一直将你藏着，我虽只和你见过一次面，说了不到三句话，但是我……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

唐珏默然半晌，长长吐出口气，道：“你大姐可好么？”

银花娘霍然抬起头，眼圈竟已红了，颤声道：“我千辛万苦，拼着命把你从那死囚牢似的的地方救出来。你……你连谢都没有谢我半句，就急着问我大姐。”

唐珏柔声道：“我真该谢谢你。你能找到我，可真不容易呀。”

银花娘垂头弄着衣袂，咬着嘴唇，道：“你知道不容易就好。”

唐珏道：“但我却猜不到你用的是什么法子？”

银花娘展颜一笑，道：“你可认得金燕子？”

唐珏道：“我……我好像听过这名字。”

银花娘撇嘴道：“你用不着瞒我，我不会吃醋的。他是你嫂子和二姐的结拜姐妹，你怎会不认得她？”

唐珏陪笑道：“的确是认得的。”

银花娘道：“我早就听说过她和唐家的关系，为了找你，所以我也和她结拜成姐妹。”

唐珏失声道：“你……你也和她结拜成姐妹了？”

银花娘笑道：“你用不着吃惊，她自然再也不会猜到我真的是谁。她只知道我是个孤苦伶仃，很想交朋友的女孩子。”

唐珏叹道：“她的确很容易上人当的。”

银花娘道：“你莫看她很容易上当，我叫她带我来唐家庄，还真不容易哩。”

唐珏道：“哦。”

银花娘道：“她本未见得肯带我来，幸好我得了几箱珠宝，就故意要求她将珠宝寄托在可靠的人家，她果然就想到了唐家庄。”

唐珏道：“你舍得将那些珠宝寄在唐家庄？”

银花娘“噗哧”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将好东西留给别人享受？在路上，我已经把箱子里的珠宝十份换下九份了；除了面上几件真的，是送给你姐妹们的，其余全不值半文了。至于那些真的珠宝……”

她眼波瞟着唐珏，媚笑道：“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花，无论怎么样花，一辈子都花不完的。”

唐珏道：“但唐琳又怎肯将你带到那洞里去？”

银花娘笑道：“你这妹子春情发动，前几天只见过一个男人一面，就想他想疯了。我说可以替他找到那男人，她什么都肯为我做。”

唐珏默然半晌，才叹了口气，道：“看来你为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你大姐知道，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银花娘面上笑容忽然不见，眼圈也红了，颤声道：“又是我大姐！你……你只知道我大姐，但你可知道，我这样辛辛苦苦来找你时，她在干什么？”

唐珏道：“我怎会知道。”

银花娘道：“她……她……”

她话未说出，眼泪已一连串落了下来。

唐珏道：“她……她难道出了什么事？”

银花娘掩面道：“她连什么事都没有出。”

唐珏道：“既然无事，你为何流泪？”

银花娘跺脚道：“呆子，你可知道我不是为她哭，我是为你。”

唐珏道：“为我？为什么？”

银花娘道：“我……我实在很可怜你，我实在忍不住要为你伤心。”

唐珏道：“为我伤心？这又是为了什么？”

银花娘霍然抬起头来，嘶声道：“我老实告诉你吧，你在他受苦时，她……她……她……”

唐珏道：“她怎样？”

银花娘掩面道：“她却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了。”

唐珏像是呆住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银花娘道：“我本来不该告诉你的，但我实在不忍心骗你，我……我……我的心实在乱死了。”

她忽然扑入唐珏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唐珏动也不动，一字字道：“那男人是谁？”

银花娘痛哭道：“我不能说了……我已经很对不起我大姐。”

唐珏道：“你让我早些知道反而好，否则……”

银花娘仰着脸，哽咽道：“好，我告诉你，那男人叫俞佩玉。”

唐珏失声道：“俞佩玉？”

银花娘道：“不错，你认得他？”

唐珏缓缓道：“我连这名字都未听说过。”

银花娘道：“幸好你不认得他，否则你也会上他当的。”

唐珏道：“哦。”

银花娘道：“这人又阴险，又毒辣，却偏偏生着一张很讨人喜欢的脸，又会向女人花言巧语，所以大姐，大姐……才会上他当的。”

唐珏又沉默了许久，才沉声道：“你大姐既然已变心，你为何还要来找我？”

银花娘将一个头都埋入他怀里，颤声道：“你……你还不明白么？”

唐珏缓缓道：“我不明白。”

银花娘跺脚道：“你……你真是个呆子。”

唐珏长叹道：“我本来就是呆子，否则又怎会……”

银花娘道：“我不准你说下去。我大姐虽然对不起你，但是我……”

她身子在唐珏怀里扭动着，她以行动代替了言语。

唐珏的手终于缓缓抬起，搂住了她的腰。

银花娘喃喃道：“好人，你……你先把灯吹熄好么？”

唐珏缓缓道：“莫要吹灯，只因我要好好看着你。”

银花娘道：“嗯——你坏死了。”

唐珏缓缓接着道：“我要看清楚，世上怎会有你这么恶毒无耻的女人……”

银花娘比忽然听见天塌下还要吃惊，失声道：“你说什么？”

她想挣脱唐珏的怀抱，却已来不及了，唐珏的手，已沿着她背脊，一路点了她十余处穴道。

银花娘仰天倒在地上，惊呼道：“你这是干什么？”

唐珏冷冷道：“唐珏说话的声音，你真的永远也不会忘记么？”

银花娘陡然间全身都凉了，失声道：“你……你难道竟不是……不是他……”

她从唐家的禁地，那从来严禁外人进出的石屋中将这人带出来，她亲眼瞧见那地方的戒备十分森严。

她实在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人竟会不是唐珏，直到此刻之前，她丝毫也没有怀疑过。

这人若不是唐珏，又会是谁呢？他又怎会对唐珏和金花娘的事，知道得如此清楚。

银花娘瞧着他，只觉一颗心不断地往下沉，颤声道：“你

究竟是什么人？”

这“唐珏”悠悠道：“你纵然是世上最狡猾的人，也永远猜不出我是谁。”

他终于缓缓掀下了那丑恶的面具，露出了他的脸来。

这实在是张不可思议的脸，这张脸足以令天下大多男人都为之嫉妒，令天下大多女人都为之动心。

任何人都很难从这张脸上找出一丝瑕疵来。

这张脸上，虽然有一条不算短的刀疤，但却非但没有令人觉得丑恶，反而增添了他的男性魅力。

银花娘疯狂般失声大呼了起来：

“俞佩玉，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

她只觉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入了无底的黑暗深渊里。

俞佩玉嘴里带着一丝嘲弄的微笑，淡淡道：“想不到吧。这也怪你运气不好，竟会在俞佩玉面前造俞佩玉的谣言，否则你无论在谁面前骂俞佩玉，那人只怕都会相信的。”

银花娘却似骇呆了，全未听他在说什么，只是失神地望着，嘴里不住地喃喃道：“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

俞佩玉道：“你难道没有听唐琳说我去过唐家庄？”

银花娘失声道：“不错，一定是你被人逼得走投无路，求唐无双将你藏起来的……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你说得不错。我实在被人逼得走投无路，而且受了伤，但唐无双却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竟不惜破例将我藏到那里去。”

银花娘此刻已渐渐恢复镇定，冷笑道：“那老头子的确对